

THE
MATRIX

……虚拟的空间 数字化生存……

一部电影究竟能否告诉我们
未来是什么？

接入

“黑客帝国”

THE
MATRIX

接入
“黑客帝国”

金 二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接入“黑客帝国”/金二编.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11

ISBN 7-02-004344-5

I. 接… II. 金… III. 科学幻想片-电影评论-美国 IV. J90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7946 号

责任编辑: 匡 钊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王景林

接入“黑客帝国”

Jie Ru Hei Ke Di Guo

金 二 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7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200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4344-5/1·3305

定价 14.00 元

前言：交错的空间，多元的理解

美国电影《黑客帝国》，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 21 世纪的我们对于未来和目前处境的全部想象，在影片构筑的那个现实与虚拟、物质和信息纵横交错的空间里，似乎埋藏着人类不可更改的命运。这种命运牵引着每个现代人的幻想，从哲学家到程序员，都难以避免这部电影的诱惑。

这或许就是《黑客帝国》在世界各地引发了无穷讨论的原因。在网络上、在学术杂志和大众媒体上，一部好莱坞的娱乐大片成为大家竞相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法国，甚至专门为它召开了学术讨论会。

有人说这部电影“看不懂”，也有人说这部电影勾起了人们久已忘怀的哲学情结，更有人说围绕着电影的一切话题都不过是商业炒作，而《黑客帝国》当中包含的所谓“严肃性”乃是文化界虚火上升的结果。

无论孰是孰非，在围绕这部电影展开话题的过程中，所有关注它的人们向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文字，其中既有来自文化界的严谨思考，也有来自网络的机智分析。对于一个喜爱这部电影的观众而言，所有这些才智的结晶如果不读，不可谓不遗憾；同时对于专门的理论研究者而言，所有这些出于不

同行业背景、不同知识结构作者之手的文章,也定会为其提供难得的参照。

为此,本书选辑了一些不同来源的精彩文字——它们的作者可能是哲学家、文化研究者或电影专业研究者、自由撰稿人、网络写手和电脑程序员,将各种独到的声音汇聚在同一个空间里,并为它们创造相互交流的机会。希望这一努力,有可能在最广泛的基础上表达对于《黑客帝国》最多元的理解。

相信所有不同取向的读者都有机会从本书中获得阅读的乐趣。

编 者

目 录

Contents

《黑客帝国》或颠倒的两面	
..... 斯拉沃热·齐泽克 严蓓雯 译	1
黑客与新人	
..... 胡大平	35
《黑客帝国》与卫斯理	
附录:关于《黑客帝国》的访谈	
..... 江晓原	54
矩阵里的龟毛兔角	
..... 匡 钊	62
《黑客帝国》哲学:真实荒漠与技术仙境	
..... 林扶叠	80
《黑客帝国》:虚拟和现实之间	
..... 黄兆晖 江佩玲	90
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和一个精神遭困扰的英雄	
..... 《纽约时报》艾尔维斯·米切尔 周黎明 译	98

双重野心		
.....	极品影虫	102
对话《黑客帝国》		
.....	李相 等	108
人类明天的真实命运？		
.....	杨妍 王华 一优	133
《黑客帝国》哲学		
.....	王宝宝	140
《黑客帝国》的宗教启示		
.....	佚 名	153
“邪典电影”之王《黑客帝国》玄文化		
.....	刘 铮	160
《黑客帝国》：关键词 A-Z		
.....	龙 井	165
谁害怕让·鲍德里亚		
.....	徐晨亮	185
自由·选择·共生：Matrix 的真正革命		
.....	梅 子	190
存在与虚无——《黑客帝国·重装上阵》观感		
.....	canco	197
《黑客帝国 II》完全解码手册		
.....	Jedi	203
关于《黑客帝国》的进一步思考		
.....	小 贝	215

一个可怕的谜语	李 镇	228
《黑客帝国Ⅱ》:救世主和特技的双重飞升	子 君	233
《黑客帝国》的数码哲学	张 晨	242
幻梦即真实	颜 峻	245

《黑客帝国》或颠倒的两面*

斯拉沃热·齐泽克

严蓓雯 译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斯洛文尼亚人。他是来自后发国家的但在西方迅速走红的理论家,曾在巴黎留学,专攻后结构主义,尤其是拉康。如今,他堪称是拉康传统的最重要的继承人。他用黑格尔和康德来说明拉康,同时也用政治和大众文化来证明拉康。他将拉康的理论深化和发展,并使之驰骋于各个领域。齐泽克的学术风格是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融于一炉,从而开创一种全新的哲学领域。

齐泽克在欧美学界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现在风靡于哲学界、文学界,并对社会学和政治学产生影响。齐泽克现在奔波于欧美两地,接受采访、出

* 来源:《今日先锋》第11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席会议、发表演说、举行讲座,他还继承了左派的介入传统,曾竞选过斯洛文尼亚总统。齐泽克在西方取得的巨大声誉完全可以同爱德华·萨义德、以赛亚·伯林、朱莉亚·克里斯蒂瓦等相提并论。詹姆逊说他“发出了一种不平常的声音,我们将在今后数年内反复聆听”;伊格尔顿评价他是“欧洲近十多年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当我在斯洛文尼亚一个当地戏院里观看《黑客帝国》的时候,碰巧坐在这部电影的理想观众旁边,也就是说,一个白痴旁边。坐在我右边的这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对这部电影是如此投入,以至于他一直在用大声的惊呼,打扰着其他观众,比方说“哇,上帝,所以说没有什么现实!”……相比那些伪深邃的智力解读——它们把精微的哲学或心理学的区别强加给电影,我绝对更喜欢前者天真朴实的投入。^①

然而感受《黑客帝国》对智力的挑战却相当容易:它不正是一部具有罗夏心理测验^②效应的电影吗?罗夏墨渍测验开创了普及化的认知测试方法[其网址:<http://rorschach.test.at/>]。就像那幅众所周知的上帝像,不管你从什么地方看,他好像总在直视着你——实际上它从每一个角度都为自己提供了辨认的可能性。因此我的拉康迷朋友对我说,影片的编剧肯定读过拉康的著作;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则一定会把Matrix^③看做文化工业的化身,认为作为异化具体象征的社会财富(资本),径自接管和殖民了我们的内心生活,把我们当做它能量的来源;而生活在新世纪的年轻人则从中看到,我们生活的世界不过是一个海市蜃楼,它是由在国际宽带网中具体化了的全球化思维建构的。这个问题回到了柏拉图的理想

国:《黑客帝国》不正重复了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普通人成为了囚徒,被紧紧捆绑在座位上,强迫观看所谓现实的诡异影像(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是现实)?当然,《黑客帝国》和它重要的区别在于,当其中某些人从他们的洞穴困局里逃出后,他们看见的不再是由阳光照射的明媚空间,至高至善的美,而是“真实的荒漠”。在法兰克福学派和拉康主义者之间,关键的异议在这里:我们应该把 Matrix 定义为将文化和思维殖民的资本的历史性隐喻呢,还是象征序列本身的具体化?但是,如果后者也是错误的?如果象征序列“本身”的虚拟角色正是历史性的非常状态?

到达世界尽头

当然,设计出一个主人公,生活在被完全操纵和控制着的人造世界中,这样的念头并非原创:《黑客帝国》只不过将它带入虚拟现实,使它更彻底了。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虚拟现实能否颠覆传统,其本身有着根本含混的歧义。一方面,虚拟现实使我们丰富的感官经验彻底缩减,不仅仅减少到字母,甚至减少到最小的 0 和 1 的数字序列,也就是那些通过和未通过的电子信号。另一方面,这种数字机器又产生了关于现实的“模拟”经验,这种经验看来和“真实的”现实难以区分。随着对“真实的”现实这个概念的不断侵蚀,结果虚拟现实因此同时成为影像所具有的诱惑力的一个极端的证明。

如果一个人住在无忧无虑的加利福尼亚小城里——那可是消费者的天堂——可突然有一天他开始怀疑,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虚构的环境,一个让他确信他是生活在

真实世界里的公开舞台,周围的人群也不过是一些训练有素的演员,或者是在这场巨大演出中的临时演员,这是不是最极端的美国妄想狂作品?最近的例子是彼得威尔的《楚门的世界》,金·凯利扮演一个小城里的公务员,他渐渐发现事情的真相:他是一个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播出的电视节目中的主人公,他的家乡搭建在一个巨大的摄影棚里,摄像机永不间断地跟踪拍摄着他。斯洛特狄杰克(Sloterdijk)的“球体”理论(sphere)在这里才真正得到了解释:影片中一个巨大的金属球体包围和隔绝了整个城市。《楚门的世界》的最后一场戏似乎是种解放,金·凯利挣破了这个桎梏世界的意识形态的缝合,冲入了它的外部空间,这个外部空间从意识形态的内部是看不到的。但是,如果这个影片的“快乐”结局(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全世界数百万观众在观看这场电影的最后几秒钟时都不禁鼓掌叫好),即主人公冲出来了,就好像我们被引导着去相信的那样,他要去寻找他的真爱(所以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爱情结局的模式!),恰恰是又一种最本质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呢?也许,意识形态恰恰也存在于这样一个信念中,即认为在这个有限的宇宙包围之外,还有一个等待我们进入的“真实现实”?^④

在持这种见解的前辈中,非常有必要提及菲利浦·迪克(Phillip Dick)的《混乱的时间》(*Time Out of Joint*, 1959)。在他的作品里,50年代末期,小说的主人公在宜人的加利福尼亚小城里过着简朴的生活,但他渐渐发现整个小镇不过是一个要让他满意的虚构舞台……《混乱的时间》和《楚门的世界》的潜在含义是,资本主义的加利福尼亚消费天堂正以一种不真实的、非物质的、丧失了物质惰性的方式,变得超乎现实。

所以,不仅是好莱坞拍摄了丧失了物质实体和物质惰性的真实生活的表象——在最近的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里,“真实的社会生活”本身也需要虚构的舞台上的人物,我们的邻居就像那些舞台演员,表现得好像生活在“真实”的生活中……资本主义的功利世界失去了精神意义,其最终真相,也就是非物质化的“真实生活”本身,它反过来变成了上述的诡异演出。

在科幻小说的领域中,我们必须提及布莱恩·奥尔迪斯(Brain Aldiss)的《星船》(*Starship*)。在他的这部小说里,一群部落成员被留在了一个巨大星船的管道中,那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被浓密的草木隔绝于星船的其余部分,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头顶上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最后,几个孩童穿越了灌木丛,到达了外部世界,受到了其他部落的欢迎。在那些更年长,更“天真”的前辈中,人们也许会记得乔治·西顿(George Seaton)的《36个小时》(*36 Hours*),这部60年代早期的电影讲述了一个美国官员[詹姆斯·加纳(James Garner)扮演],他知晓诺曼底登陆的所有计划,但就在登陆前不久,偶然中被德国人捕获。因为他被捕的时候因爆炸气流冲击而神志昏迷,德国人就迅速建造了一个“小型美国军队疗养院”,试图让他相信他如今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已经在二战中获胜,但他失去了六年的记忆——德国人如此做是认为这样他就可以告诉他们入侵登陆的所有计划,那么自己便可早做准备;当然,如此小心翼翼地建造的建筑物还是很快露出了裂缝……

这背后潜藏着的,当然是前现代的“到达世界尽头”的概念:在那个非常著名的同名雕版画中,惊奇的漫步者接近了天堂的屏幕/台幕,这是一块描画上了星星闪烁的大平面,漫步者刺破了这块遮幕,到达了那一边——这就是在电影《楚门的

世界》中确实发生了的最后一幕。毫无疑问,在电影的最后一场戏中,楚门走上了梯子,到达了绘制着“蓝色天空”的那堵墙,推开了那儿的一扇门,这显然是马格利特式的笔触:这不是说,如今,这种相同的感觉又彻底重归了?这不正像西布伯格(Syberberg)的新帕西法尔?^⑤其中无限扩展的视界,也被显然是“人工”制作的布景给阻断了。这不正表明笛卡儿的无限透视的时代已经逝去,我们又回到了复活的中世纪的非透视宇宙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敏锐地从雷蒙·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一些小说和希区柯克的一些电影中也发现了相同的现象:小说《别了,亲爱的》(*Farewell, My Lovely*)中的太平洋海岸,被当做世界的“尽头/极限”,在此之外有着一个未知的深渊;而影片《西北偏北》中,总统山的巨大山谷也是相似的作用,在躲避追逐者的逃亡中,爱娃-玛丽·赛恩特和加里·格兰特逃到了峰顶,在爱娃-玛丽几乎要掉下山谷之前,加里·格兰特将她牢牢抓住;如今有人想将《现代启示录》中在越南/柬埔寨前线桥上发生的著名战争场面加入到这一系列中,在桥外的空间正是“超越我们已知的世界”。那么我们怎么能不回想起这个说法,即我们的地球并不是在无限的空間里飘游,而是在一个开放的圆洞中,四周永远挤满了无尽的冰块,太阳在此中心。这不正是纳粹伪科学最喜欢的念头之一吗(根据一些报道,他们甚至认为应该在叙尔特岛上放一些望远镜来观察美国)?

“确实存在”的大他者

那么,Matrix 又是什么呢?简单说来就是拉康所言的“大

他者”，那个虚拟的象征序列，那个为我们构建了现实的网络。这个“大他者”的维度就是在那个象征序列中被异化的主体的基本构成：是大他者在拉动牵制木偶的绳线，主体自己不说话，他是被符号结构控制着“说话”。简而言之，这个“大他者”就是社会实体的代名词，因为它的存在，主体从来不能完全支配自己的行为效果，也就是说，主体所有行动的结果总是偏离他的期望和目标。但是，这里要指出的关键是，在拉康的主要著作《论文集十一》（*Seminar XI*）的关键章节中，他试图勾勒出异化后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异化的对照面，即脱离：在大他者中异化以后，紧跟着的是从大他者中脱离。当主体意识到大他者本身是那么前后矛盾的，纯粹虚拟的，“上了当的”，丧失了物质性的，脱离大他者的行动就开始了——幻想的目的不是要补充主体的缺乏，却是要弥补他者的缺陷，也就是说，要建构（重新建构）大他者的连贯一致性。为了这个目的，幻想和妄想内在的牵起手来：妄想从本质上来说，是相信还有一个“他者的他者”，相信在明晰的社会机质的他者背后，藏匿着另一个他者，规划了（让我们看来如此）我们社会生活中未曾预见的后果，因此也就保证了他者的连贯性：比如说，在混乱的市场经济背后，在道德的沦丧背后，等等，有着犹太情节（Jewish Plot）中有目的的策略……这种妄想的观点，对于我们如今数字化的日常生活来说，获得了更深入的推进：当我们的整个（社会）存在，在电脑网络这个大他者中已经变得越来越物化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想象如果一个邪恶的程序员消除了我们所有的数字身份，我们也就丧失了我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就不再是社会所承认的“人”。

《黑客帝国》中的理论，也遵循了这种同样的妄想式的手

法:电影中,大他者被一个确实存在的超级电脑具象了。那里有一个——那里必须有一个——Matrix,因为“情况不对了,机会被错失了,什么地方一直在出毛病”,也就是说,这部电影的想法是,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 Matrix 的存在阻碍了存在于其自身背后的“真实”现实的表达。所以,这部电影的问题是,它还不够“疯狂”,因为它假设在靠 Matrix 维持的我们的日常现实背后,还存在着又一个“真实”现实。但是,为了避免这种致命的误解而提出的相反说法,也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即针对“所有一切都是由 Matrix 生成的”,提出的相反说法是,没有什么终极现实,一切只不过是互相镜照彼此的无穷无尽的虚拟现实序列,这种说法也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也许,在《黑客帝国》的续集中,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那个“真实的荒漠”只不过是(又一个)Matrix 生育出来的东西而已]。比虚拟世界的增殖更具颠覆性的将是现实自身的增殖——这重现了一种悖论般的危险,一些物理学家在最近的粒子加速器实验中就已经看到了。众所周知,科学家现在正试图建造一个接近光速的加速器,它能冲击原子,使原子核发生裂变。这个想法是这种撞击不仅能使原子核裂变成它的组成部分——中子和质子,也能让中子和质子本身变成粉末,留下一些“等离子体”(Plasma),一种由自由的不受束缚的粒子——夸克和胶子组成的能量汁液。以前人们从来没有在这种状态下研究过物质的构造,因为这种状态只短暂存在于宇宙大爆炸之后。但是,这将导致一个噩梦般的远景:如果实验的成功将创造出一个世界末日的机器,一个毁灭了全世界的魔鬼,它怀着毫不留情的必然性消灭着它周围的普通物质,因此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消灭了我们的世界,怎么办? 具有反讽意味的

是,这个世界的末日,宇宙的崩解,正是证明这个理论正确的最终的无可辩驳的论据,因为它会把一切物质吸入黑洞,再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宇宙,也就是说,宇宙大爆炸场景的完美再造。

如此而来的悖论是,两种对立的说法——1. 一个主体从一个虚拟现实自由地漂移到另一个虚拟现实,这虚拟现实是知道每一现实都是虚构的完全清醒的幽灵;2. 在 Matrix 背后还有一个真实现实的妄想的假设——都是错误的:它们都忽略了**真实**。《黑客帝国》坚持在虚拟现实的模拟背后还有一个真实,这并没有错,当莫菲斯带尼奥去看芝加哥废墟的时候,他说:“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但是,真实并不是虚拟背后的“真实现实”,而是让现实变得不完整/不连贯的空洞,每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 Matrix,它的功能都是要隐瞒这种不连贯,完成这种隐瞒行为的办法之一正是宣称:在我们了解的不完整,不连贯的现实背后,存在着另一个现实,它由无止无尽的不可可能性构建而成。

“大他者并不存在”

“大他者”也代表了一个常识的领域,一个人在自由的深思后可以到达的领域;从哲学上来说,它最近的出色版本是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含有协调一致的管理理念。这个“大他者”才是今天渐渐崩溃的东西。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社会是某种彻底的分裂物:一方面,专家们和科学家所用的客观语言再也不能转换成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普通语言,但在迷恋这种惯用语的说话方式中,此话语却比比皆是。虽然没有人能真